



花地丛书

同骑并进

华 棠等著

花地丛书

同 騎 并 进

华 棠等著

羊城晚报副刊部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了以农村生活为中心题材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二十多篇。其中有写农业上的生产竞赛及大协作精神的；有写公社的新生活和人们新思想的成长的；有写妇女的生活和工作的；也有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新农村的生活面貌，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同 騎 并 进

华 棠 等 著

羊城晚报副刊部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8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書号: 1716·787×1092耗1/32·3 $\frac{1}{8}$ 印张·64,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100

統一書号: 10 111·453

定 价: (6)二角九分

目 录

从生活中来 周 敏 (1)

——“同騎并進”小序

“亘古以来” 萧 殷 (4)

“国际路”上的竞赛 蔡衍棻 (12)

同騎并進 华 棠 (16)

插秧小景 李 門 (20)

秋收日記 沈 泉 (23)

公社的第一个假日 沈 泉 (28)

她扛起了枪 欧阳煥侯 (32)

归群雁 杨 嘉 (36)

未过門的媳妇 杨育俊 (40)

报名 杨新乔 (43)

出海 黃振升 (48)

多面手 邓 为 (54)

打賭 肖甘牛 (57)

我和阿妹 沈 泉 (61)

返老还童 沈 泉 (65)

我們社的保卫委員 苏季博 (70)

謝彥珍 苏季博 (73)

鮮花 李繁昌 (77)

苗 馬蔭隱 (82)

鷹山父子 瑛 菲 (86)

五指山下一客人 寄 望 (90)

桥 邓 为 (94)

从生活中来

——“同騎并進”小序

周 敏

如果說一滴水珠还可以反射出太阳的璀璨和光輝来的話，那么，說收集在这里的一束散文也从各自所选取的角度上，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农村的大跃进这个雄伟画幅的若干細部，留下了公社化前后人們那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的若干剪影，大約不是过份的吧！

这二十多个短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都比較朴素，情致比較真摯，既沒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又无須乎什么人为的色彩来涂飾，然而字里行間却自有一股清新的奔放的气息，帶着生活的本来的面貌展示出来，蓬蓬勃勃，令人振奋，也令人喜爱。我觉得，“秋收日記”“‘国际路’上的竞赛”、“桥”，便可以作为这一方面的例子。讀着它們，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閉上眼睛，你仿佛可以嗅到富饒辽阔的沙田地区那丰收的稻香，仿佛可以听到那一群在紧张竞赛中又互相协作、互相支持的小伙子們爽朗的笑声；而五指山云雾深处那一曲平凡的板桥也忽然显得并不平凡，它上面系着

一顆少女的熱愛新生活的心。作品中的這種濃郁的生活味是不難索解的。它們全是一九五八年農村大躍進中的產物，它們來自當時萬馬奔騰的農村，來自正在急劇變動着和躍進着的生活的中心；而作者自己，則又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置身在這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的行列里面。他為那闊大的波濤、為那沸騰的生活、為那在人們身上閃耀着的新的思想品質所激動和鼓舞，發生在他周圍的深刻和急劇的變化，引發了他的思索，激起了他的靈感。他的感受和體驗是深切的，他的筆尖蘸着的是生活的生動和豐富的汁液；其間並浸潤着他自己的感情。對於所敘述和抒寫的故事來說，他不是——個局外人和旁觀者。

另一個比較引人注意的特色是這些作品里面那種明朗和歡樂的調子，那喜劇式的手法和隱藏在紙後但仍然可以感觸得到的作者的笑。這顯然也是和我們的生活、和大躍進這一豪邁和英雄的事業本身相聯系的。試看那篇抒情詩般的“公社的第一個假日”，幾個素描場面，色調多么愉快、心情又多么舒暢；“報名”中那位老六叔在學文化這個問題上無意間被將住了軍，別人的和他自己的那一串笑容又多么富有傳染性；還有那個平素滿口叨念着“亘古以來”的葉井旺，最後不是也為強大的生活所吸引和說服，動搖了自己一向來的信念么？是的，我們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更美好了，人——作為生活的主人，他的精神面貌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高揚了。明朗和歡樂，健全的樂觀主義，對於集體事業的信心，一往無前的豪情，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譜奏的這曲生活長歌的基本旋律。人們是在用一種多么高昂、多么奮發的精神狀態

去承担那艰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他們在夜以继日的苦战当中，首先想到的和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多么坚定的自豪感和崇高的责任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原也不必待这几篇散文才来加以証实的。

从艺术上看，这二十几个短篇的质量并不一致。有的圓熟些，飽滿些，篇幅虽短，却有情致；少数几篇則似过平直和单調，有一览无余的毛病，不怎么耐看。誠然，一个短篇作品，通常只能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一个片断来加以描繪，因为字数的限制，比較难于概括过多的事件和塑造完整的性格，但短并不等于薄，比較难于塑造完整的性格也并不是說就可以不注意着力去描写人，描写人的风貌和品質。我以为，短篇小說，在某种意义上，和詩这个形式頗有相类似的地方，就是說，要善于用最簡洁的文字来抒写和描繪，要学会在比較短的篇幅中去蘊孕比較深厚的、耐看和引人思索的意境，要用激情来感染讀者。这个集子中，除少数几位是有經驗的作家外，大部分都是初学写作的新手，笔下有一些还不够成熟的痕迹，是可以理解的。这里面有一个提高的过程，無論在观察生活和分析生活方面，或是在掌握技巧表现生活这方面，都是如此。說这么一点意见，无非是表示一种期待而已。

“亘古以来”

萧 殷

—

四月的早晨，一脉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把房間照得很明亮。空气潮湿，还带着一股浓濁的葯草和衣服发霉的气味。这个房間的主人，渾名叫做“亘古以来”的叶井旺，正坐在床上，哭丧着脸，困难地咳着。虽則他才五十出头，可头頂却已秃得通亮；两撮又长又白的眉毛，活象是誰在他的眼包上头貼上两綹棉絮似的长长的搭拉着，成了他脸部最显眼的东西。他拉长脖子咳了一陣之后，等稍微平靜了，才拿微微有点陌生的眼光，向房間四周望了一遍，然后轉过脸，朝站在床前的他的老婆发問：

“我病了几天哪？”

老婆子怯生生地說：“足足半个月了。”她见叶井旺脸上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情，才又小心翼翼地繼續說：“你天天都发高热，說胡話，脸上烧得象紅虾公，可把人吓坏了！家里人手少，好在社主任天天来……”

門外过道上，响起“沙沙”的脚步声；“亘古以来”忙拿手向前一劈，意思是：“別說了！”

进来的是叶海伦，对方见叶井旺已经坐起来，满心欢喜地说：“爸！病好啦？”

“亘古以来”没有开腔，只冷淡地点点头：这小子那么乐滋滋的，准又是给什么新玩艺儿迷了心窍啦。一想起这些事，他心里就有气。……

“想吃点什么？爸！”海伦走近来，亲热地说，“你说，我给你买来！……”

“你别买，”叶井旺忙摆手，“我不吃！”

海伦猜想爸爸准又记起半月以前的那场争吵了，心里觉得别扭；可是一想起那大片禾苗长得又茂又密，就高兴起来，他想，只要把禾苗生长的情形告诉他老人家，他的气准会平息下来的。

“爸，”海伦满脸堆笑地说：“那片禾呀，长的可好哪……”

叶井旺拿手一挥：“别提这，”把脸背过去，“我不爱听！”

儿子楞住了。妈妈脸色苍白，静默地站着，只悄悄从背后伸出手去扯海伦的衣角，叫儿子快点离开。

一阵沉默。只听见一只红嘴相思在窗外的菩提树上婉转地歌唱……

“海伦！”是社主任的声音，“海伦！快锄草去呵！”

叶海伦也不吱声，默默地出去了。……

二

提起叶井旺，提起他那执拗的个性和那股只照老规矩行

动的脾气，这一带村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他无论对什么事，都是按照老规矩去处理的，理由是：“亘古以来就是这样。”要是有人企图用一种新办法来代替那套老办法，他就会吃惊地张大嘴巴望着你：“咦？别妙想天开啦！准不行！”如果你还不听他的劝告，他就气嘟嘟地警告你：“好，你胡搞吧，看你会搞出个什么结果来！”

这八九年来，谁也计算不清叶井旺为这类事曾发过多少次脾气了。隔壁李大婶要盖个新厨房，他却理直气壮地出来干涉，坚持非择个吉日良辰不能动工，他说：“亘古以来，哪有随便动工的？”人家曾发有的闺女是个中学毕业生，明天就要结婚了，他却吵吵嚷嚷地反对，并且气得脖子通红地说：“亘古以来，哪有不经过媒婆撮合就结婚的？这成什么体统！”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看见许多人都不“送灶王爷上天”，又骂开了：“亘古以来，哪一家不烧香点烛送灶王爷上天的？哼，你们……”

最近一两年，使他生气的事，就越来越多了。譬如说，社主任号召大伙用月光花嫁接番薯，叶井旺认为这是“拿生产来闹着玩”。又譬如说，副业组长告诉他：食品公司已用豆腐渣做出许多精致的糕点，他却把这样的事看作是“荒唐”，副业组长不服气，反问他：“为什么是荒唐？”他扬了扬白眉毛：“为什么荒唐？哼，亘古以来你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清明刚过，人们都忙着插秧；可是叶井旺却几乎每天都要生一场气。插秧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参加的；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按照“四比四”的密度插秧，社主任只好劝他去晒

麦子。因此在麦场上，人們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他的嚷声：

“什么‘四比四的密植法’，他們簡直胡搞一通！插得这样密，連脚都下不去，将来怎么耘田？亘古以来也沒有这样插秧的！要是毀了这一造稻谷，到秋天，是不是叫大伙都去啃泥巴？”他一个人，到底拗不过大伙的心意，尽管他繼續吵嚷着，可是人們还是按照四比四的密度去插秧。但是，他还不罢休，他又几次去劝社主任，可是社主任却說这才能保証粮食增产；他又去劝过几个生产队长，可他們却用嘲笑来回答他的忠告，而且还說他的脑袋“象个腊封的罐子”。他气极了，憋得滿脸通紅，一回到家里，就把一长串的咒罵傾倒到老婆子的身上，拿老婆子来出气。

这一天——就是叶井旺病倒的前一天，社主任跟几个生产队长决定把屋坪下那两亩水地作为社干部的試驗田。他們聚攏在田埂上，兴高采烈地議論着：不但要比一般田插得更密，而且还要比一般田多下两倍半的基肥。叶井旺在屋坪上听得清清楚楚，他再也忍不住了，急忙向田埂走去。

“什么？”叶井旺走过去，就瞪着社主任，說：“下两倍半基肥？你們不怕把禾苗烧死？烧死了怎么办？”

社主任还是微笑着：“你放心吧，井旺叔！密植，基肥足，是丰收的保証。这几年来，在好多地方都試驗过啦，結果，人家的收成都很高。”

“在別的地方許行，可在咱們这穷山里，准行不通！”

“怎么就准行不通？”徐来兴忙插嘴，他是复員軍人，平常跟人閑談时，他也喜欢頂撞人的，“要是照你那套‘亘古以来’的想法，咱們解放軍就不要机械化了。……”

叶井旺气的满脸通红，白眼眉怕人地闪动着，不等对方说完，他就激动地吼起来：“誰跟你讲军队，我是說种庄稼呀！种庄稼能鬧着玩的？毀了一季稻谷，叫大伙吃什么去？”

“誰鬧着玩？我們搞密植，搞基肥，是鬧着玩嗎？”

“井旺叔，”社主任还是那副平靜的神气，“你那套是从前的老办法，现在上級根据許多丰产田的經驗，叫我們采用新的一套办法。用这新办法插秧，只要中耕追肥和合理排灌管理得好，就保証能丰收。……”

叶海伦搶着說：“县委书记还說，用新办法，每亩田可增产四五百斤谷哩。”

“这是我們鬧着玩么？”徐来兴冷笑了一声，用挑衅的眼光橫了叶井旺一眼，“真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死钻在腐烂的海螺壳里不肯出来呢？”

这一下，差点把“亘古以来”气得蹦起来，他“呼”的車轉身，气憤憤地走开了，嘴里还叫喊着：

“那好！你們胡鬧吧！将来搞糟了，看誰負責任！”

第二日晌午，叶井旺忽然发高热，說起胡話来。社主任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忙叫人到鎮上去請医生，同时他心里也有点不安，他怀疑叶井旺的病是否跟昨天的爭吵有关。一直等医生診斷以后，他才鬧明白，原来叶井旺患的是回归热。……

三

房間里很寂靜。

窗外的那只紅嘴相思，仍然在菩提树上唱歌。

叶井旺还是满脸不高兴。有时向房間周围望一陣，有时又把視線投向窗外，而且不时地叹口气。

“娘！”过道里传来儿媳妇的声音，“牛粪里掺了青飼料沒有？”

老婆子赶紧躡足走到房門口，輕声說：“昨晚我就掺上了。”

“什么？”叶井旺奇怪地望着老婆子，“牛粪里掺青飼料？这是干嗎？”

“喂猪。”

“拿牛粪喂猪？”

“现在大伙都拿牛粪喂猪，猪还挺爱吃哩。”

“别胡来啦！”叶井旺瞪着圓眼，“这又是誰出的怪主意？”

“社主任向大伙說的，还說……”见老头子拿手一揮，她忙把話收住。

“别听他那一套！”他边咳边說地說下去，“喂牛粪还会长肉？你听說過有拿牛粪喂猪的？”

老婆子不敢答腔。她很知道丈夫的脾气，要是答得不对他的心意，只会招来一頓臭罵。二十多年来，叶井旺一直按照老规矩生活，他怕越出了常规会給自己惹来什么灾难，因此他事事都不敢违背老人传下来的习惯，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敢多想一点，也怕多想一点。他认为：亘古以来是这样就应当是这样，用不着去改变，因为改变也沒有用；在这穷山里，黄豆不能多产，“亘古以来就是这样”，你想增产也是白搭。……这些，慢慢地变成了他的不变的观

念，成了他的性格。自解放以来，许许多多新的措施，他都觉得“不象话”，他天天叹气：“唉，亘古以来，哪见过这样的？……”每开始一种新的措施，他总要出来反对一阵；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新措施，更容易引起他的反感。每当他的忠告遭到拒绝之后，他常常这样下判断：“好，我瞧着，瞧你能搞出个什么结果来！”结果呢，人家按照新办法搞出成绩来了，可他又爱面子，不肯轻易认错，还硬说这只是“偶然碰上的”。

“这是什么玩艺？”

老婆子忙转过身去，见老头子正睁大眼睛，拿手指着挂在顶棚上的灯泡。

“灯泡，点沼气灯的。”老婆子小心地回答。

“晚上会亮么？”

“会。现在扭一下也能亮。”说着想去扭灯，可又怕引起老头子不痛快，又忙退回来。

“你去扭一下，我瞧瞧！”

灯果真亮了，他觉得这玩艺儿很奇怪，又问：

“点什么油？”

“不点油，是用大粪池里发出来的气……”

叶井旺觉得更奇怪了：“什么？用大粪点灯？你是说用大粪点灯么？”

老婆子见他一脸惊异的神色，却没有生气，才说：“不止能点灯，还能切东西哩！”

“切东西？别胡扯哪！你看见了？怎么切？”

“我说不清，反正也不用人去切，一个铁匣子自己就会

把番薯啦、菜叶啦切得粉碎。”

叶井旺知道老婆子从来不说一句虚话，但他习惯地一挥手，却不再问了，静默着，那两撮白眉毛却閃得更起劲了。

沉默了好一阵，叶井旺忽然又问：“刚才那小子说禾苗长得很茂，是骗我吧？”

“不是，真的长得很好！”

老头子咳了一阵，又沉默了。

“来！”叶井旺忽然踢开被子，“房间里闷得慌，扶我到屋坪上去走动走动！”

老婆子紧劝他，说医生嘱咐过，不要过早到外边去；可是叶井旺连理也不理，趿着鞋，往外就走，老婆子知道劝也是白劝，就扶着他慢慢走出去。

外边的阳光使他感到炫目。只半个月没有到大门口来，好象什么都变得陌生了。屋坪上满堆着几十辆新造的手推车；橄榄树下摆着许许多多新式的中耕器。特别使叶井旺吃惊的，是社干部的那两亩试验田：禾苗竟长得象莽草那样茂，那样壮。……他看了又看，忽然回过头来望着老婆子，想问：“其它的田禾，也长得这样好么？”但话到唇边又咽回去了，停了一会，他才问：

“哼，这算什么！别的禾苗呢？”

“长得都比往年好，不过赶不上这块试验田的。”

老头子十分奇怪，他可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禾苗，又肥大，又壮实，就象夏天的莽草。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拿手背擦了又擦，看了又看，心里嘀咕着，“现在，真的连老规矩也失灵了？”他看着看着，两片嘴唇竟不知不觉地

“嘖嘖”起来。

老婆子见他称赞，也高兴起来：“要是其它的田也下那样多的肥料，准会长的一样好！……”

“亘古以来”不觉脸上一阵热呼呼的，狠狠地一挥手，生气地瞪着老婆子：“好，好，好什么？”

1958年5月22日 竹园里

“国际路”上的竞赛

蔡衍荼

一条丈把宽的田基，成为中山县和番禺县的分界。这里农业社的社员们管它叫做“国际路”。“国际路”的南边是中山的黄阁乡，北边是番禺的鱼窝头乡。“国际路”东端，是一个光秃秃的土岗子——榴岗。紧挨岗麓，是两片“万斤田”，南边的是黄阁青年万斤田，北边的是鱼窝头青年万斤田。

午后，太阳象一个火炉，热辣辣的。田里的水，也被晒得热火热灼，烫得人很不好受。

但是在万斤田里，两个乡的青年突击队都在插秧。他们一声也不吭，右手象鸡啄米一样，快捷地把一蔸蔸的秧苗插入泥中，或许有人偶尔抬起头直起腰来望对方的队员，但立刻又弯下去，加紧鸡啄米的动作。不难看出：这分明是一场无声而激烈的竞赛。

黃閣鄉的青年突擊隊是出名的“唔聲隊”。他們干起活來都是一古腦兒猛干，不出聲；魚窩頭的青年突擊隊却恰好相反，是有名的“牙較隊”（“牙較”即聊天）。這恐怕是他們的隊長“帶頭”和影響的結果。他們的隊長叫吳火勝，外號“機關炮”，干起活來，手不停，口不停，不時逗得隊員們大笑。在他的影響下，愛說笑的隊員就更加活躍，不愛說笑的也說笑起來啦。熟悉這個隊的人都有這條“經驗”：如果隊員們不大哼聲，那准是火勝不在。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火勝到秧田去取秧去了。加上隊員們都想着要賽過對方，哪兒還有空聊天？

一只滿載秧苗的小船，從北邊蔗田向南邊搖過來。船上站着一個人，這就是吳火勝。

“同志們！”火勝裝着作報告的聲氣向隊員們說，“你們要落力些呀，要不，我們的拖拉機就要‘車’過‘國際路’，給人家中山黃閣鄉服務啦！”

“放心吧！勝仔，我們不答應，拖拉機能飛過去中山不成？”一個隊員笑着說。

“勝仔；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又一個隊員開腔，“我們要向黃閣伸手拿錦旗，絕不會送拖拉機給他們！”

“唔聲隊”被“激”出聲來了。綽號“細佬”的隊長陳水不禁叫起來：“你們別淨吹牛，我們已經蓋好房子擺你們送過來的拖拉機，你們的拖拉機有輪有轆，自然會‘車’過來的，我們的錦旗沒有腳，永不會走過你們魚窩頭！”

“細佬！”火勝拴好了秧船說，“欲知後事如何，且听